

# 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 ——1978~2003年实证研究

周 建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利用1978~2003年样本数据通过消费函数的变参数空间状态模型研究了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超敏感度消费行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附加“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消费模型和ARCH结构对预防性动机强度进行了估计,检验结果发现未来预期收入中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这表明在目前农村总需求不足的情形下,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将是扩张社会消费需求的重要政策。

**关键词:**经济转型;超敏感系数;预防性储蓄;ARCH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8-0059-09

## 一、引 言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顺利实现工业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障碍之一,“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乃至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总人口的70%是农村人口,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无疑是导致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着重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备受广大经济学家所关注。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多于定性分析,少于定量研究,即使为数不多的消费行为的数量化分析中也侧重于城镇居民<sup>[1]~[3]</sup>。

从历史统计数据看,我国农村居民储蓄存款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增长水平。197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从133.6元增长到2622.2元,增长19.6倍,然而同期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增长330倍,远远超过了农村居民

收稿日期:2005-05-15

作者简介:周 建(1976-),男,四川南充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目前虽然我国经济继续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出现了总需求不足下的农村居民储蓄总量的持续扩张,导致名义收入向储蓄转移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储蓄预防性动机与消费敏感度紧密相连,消费敏感度是与 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一理论表明: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同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在多数实证结果中,消费对收入都是“超敏感”的,即由于收入或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者更加谨慎并且对现期收入更加敏感。

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敏感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制度变迁因素对消费敏感度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消费者更关注长远利益,其消费的增减不会像绝对收入假说描述的那样完全取决于同期收入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消费者行为与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转型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超敏感度所反映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预防性动机强度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的澄清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农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深刻而细致的数量化分析将会为我国科学制订政策解决好“三农”问题并顺利启动农村消费需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如本文无特殊说明,所用数据来源均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二、消费超敏感度的状态空间模型及其“预防性储蓄”动机检验

(一)消费超敏感度的状态空间模型及变参数分析。Campbell 和 Mankiw 1990 年认为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存在着缺陷,现实生活中可以将消费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消费者的行为符合 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第二类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完全依赖于同期收入,第二类消费者占消费者总人数的比重  $\lambda$  被称为“超敏感系数”。显然,增加政府支出、临时性减税等短期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与  $\lambda$  有关, $\lambda$  越大,政策效果就越明显。他们提出了以下的消费函数以便能够准确估计出“超敏感系数”,从而检验“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否显著存在:

$$\Delta \ln c_t = \mu + \lambda \Delta \ln y_t + \theta r_{t-1} + \varepsilon_t \quad (1)$$

式中,  $\ln c_t$  和  $\ln y_t$  分别代表第  $t$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  $\Delta \ln c_t$ 、 $\Delta \ln y_t$  表示  $\ln c_t$ 、 $\ln y_t$  的一阶差分;  $r_{t-1}$  是第  $(t-1)$  年的实际存款利率,本文将其定义为一年期名义储蓄存款利率减去当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变化率。 $\lambda$  是“超敏感系数”;  $\theta$  是消费的利率跨时替代弹性;  $\varepsilon_t$  为白噪声。

杭斌等(2004)<sup>[5]</sup>为了考察超敏感系数  $\lambda$  在样本期内的变化,对式(1)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超敏感系数”的变参数模型:

$$\Delta \ln c_t = \mu_t + \lambda_t \Delta \ln y_t + \theta_t r_{t-1} + \epsilon_t \quad (2)$$

$$\mu_t = \mu_{t-1} + \epsilon_{1t} \quad \lambda_t = \lambda_{t-1} + \epsilon_{2t} \quad \theta_t = \theta_{t-1} + \epsilon_{3t} \quad (3)$$

方程(2)与方程(3)就是所谓的状态空间模型。状态空间模型是动态模型的一般形式,由一组观察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采用递归方法估计该模型就可得到无偏的、一致的参数估计量。方程(2)是观察方程,表示消费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以及前期实际利率之间的一般关系。其中,参数  $\mu_t$ 、 $\lambda_t$  和  $\theta_t$  称为状态变量,其变化体现了未包含在模型中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这里主要指制度因素)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方程(3)称为状态方程,它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根据 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将其设定为随机游走形式,即假定制度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二)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

1. 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随机误差项是白噪声,首先考察状态空间模型中每个时间序列单整的阶数。判断变量单整的阶数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 ADF 检验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在 10% 显著水平下,

**表 1 各变量单位根的 ADF 检验**

变量	$\ln y_t$	$\ln c_t$	$r_t$
差分次数	1	1	0
滞后变量阶数	2	2	2
ADF Test Statistic	-3.45	-3.43	-2.75
1% Critical Value	-4.44	-4.44	-3.75
5% Critical Value	-3.63	-3.63	-3.00
10% Critical Value	-3.25	-3.25	-2.64

注: Mackinnon Critical Value for rejection of hypothesis of a unit root.

$\ln c_t$  和  $\ln y_t$  都是 I(1) 变量,即  $\Delta \ln c_t$  和  $\Delta \ln y_t$  均为平稳序列,而  $r_{t-1}$  在 10% 显著水平下为平稳序列。

2. 估计结果。以上分析表明,方程(2)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符合建模要求。鉴于  $\mu_t$  对本文分析意义不大,故此省略,估计结果如表 2 和方程(4)所示。

表 2  $\lambda_t$  和  $\theta_t$  的估计值

年份	$\hat{\lambda}_t$	$\hat{\theta}_t$	年份	$\hat{\lambda}_t$	$\hat{\theta}_t$	年份	$\hat{\lambda}_t$	$\hat{\theta}_t$
1982	1.5626	-6.0724	1989	0.1844	0.0764	1996	0.6565	-0.0292
1983	0.2728	-1.7205	1990	0.1670	0.1883	1997	0.7215	-0.0260
1984	0.4197	-1.3071	1991	0.2889	0.1326	1998	0.8188	-0.0176
1985	0.5076	-0.3485	1992	0.3196	0.1057	1999	0.8737	0.0003
1986	0.2675	-0.1655	1993	0.2725	0.1512	2000	0.8370	-0.0135
1987	0.2688	-0.1618	1994	0.5591	-0.0495	2001	0.8463	-0.0109
1988	0.1930	0.0933	1995	0.6531	-0.0305	2002	0.8448	-0.0114
						2003	0.8464	-0.0111

$$\Delta \ln \hat{c}_t = \hat{\mu}_t + \hat{\lambda}_t \Delta \ln \hat{y}_t + \hat{\theta}_t r_{t-1}; \hat{\mu}_t = \mu_{t-1}, \hat{\lambda}_t = \lambda_{t-1}, \hat{\theta}_t = \theta_{t-1} \quad (4)$$

(1.80)(7.6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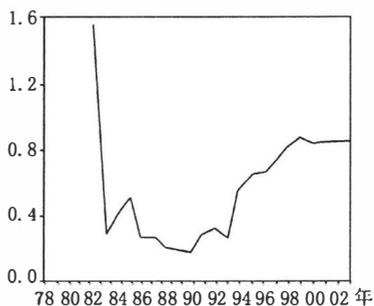


图1  $\lambda_t$  的变化轨迹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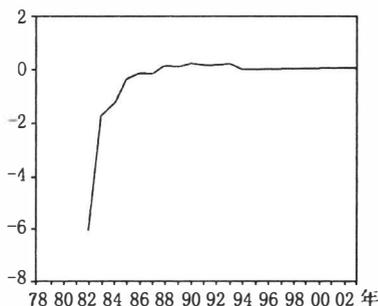


图2  $\theta_t$  的变化轨迹曲线

式(4)中,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 t 统计值。检验结果表明, $\lambda_t$  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但  $\mu_t$  和  $\theta_t$  不是特别显著。图 1 和图 2 分别给出了 1982~2003 年间  $\hat{\lambda}_t$  和  $\hat{\theta}_t$  相应的变化图。

由以上图表可知:(1)超敏感系数在 1982~1990 年有减有增,但减幅远远大于增幅。1990 年  $\lambda$  的值下降到了最低点达到 0.1670,2003 年又逐渐回升到 0.8464。这种现象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但第二类消费者人数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同时也表明,短期财政政策(如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救济力度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有了更大的作用空间;(2)由状态空间模型所反映出的利率变化对消费兼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储蓄存款利率提高意味着未来消费(储蓄)的回报率上升,消费者会推迟一部分当期消费并相应地增加储蓄(替代效应),反之就会有相反的结果;另一方面,存款利率的提高使得利息收入增加,消费者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经济转型期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反应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1987 年、1988~1993 年、1994~2003 年。其中 1982~1987 年期间的主要特征是所有消费的利率弹性系数均为负值,这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初期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解放缓解了多年以来的短缺物质消费,农民积极消费,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但是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未来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因此农户的消费行为从攀附式和集中式消费模式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支出转化,此时利率对消费的替代效用逐渐显现,参数估计值由 1982 年的 -6.0724 下降到 1987 年的 -0.1618(绝对值);1988~1993 年消费的利率弹性均为正值,这反映了农户的谨慎性消费行为,利率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 $\theta_t$  的估计值虽有升有降,但总体上升幅大于降幅,其数值由 1988 年的 0.0933 上升到 1993 年的 0.1512;1994~2003 年消费的利率弹性均为负值(1999 年除外),这表明我国自 1992 年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体制变迁的原因,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同时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

机爆发,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之一的出口急剧减少,内需严重不足,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普遍悲观,致使农民已从“无风险预期”向“风险预期”的消费行为转变,消费的利率弹性已从1994年的-0.0495迅猛下降到1998年的-0.0176再到2003年的-0.0111(绝对值),几乎接近于0。从1982~2003年整体来看, $\theta$ 取值时正时负且t统计量非常不显著(数值仅为-1.06),因此总的来说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变化是不敏感的,这就意味着降息对同期农户消费的刺激作用已越来越小。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村居民由于未来不确定的增加,消费心理上普遍追求的是保证经济安全,因此“降息”目的尽管是促进消费,但其负面影响是人们对自身经济安全的估计进一步恶化,造成的效果却是更倾向于储蓄求安全,这也是为什么“降息”不能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超敏感度变参数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在第三部分再利用附加“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消费模型来对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强度进行估计。

### 三、附加“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消费模型及其预防性强度估计

(一)附加“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消费理论模型。一般情形下,我们可以利用代表性家庭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家庭未来劳动收入变化的反应,来度量“预防性储蓄”的存在。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消费路径满足下述动态优化问题:

$$\max E_t \left[ \sum_{j=0}^{T-1} (1+\delta)^{-j} U(C_{t+j}) \right]$$

约束条件为:  $A_{t+j+1} = (1+r)A_{t+j} - C_{t+j} + Y_{t+j+1}$

其中, $\delta$ 为时间偏好率,假设为常量; $r$ 为实际利率; $A_t$ 为家庭t时刻的财富水平,边界约束条件为没有遗产: $A_{T+1}=0$ , $T$ 为生命期; $C_t$ 是消费量; $Y_t$ 为可支配收入;效用函数  $U(C_t)$  满足光滑、单调和边际效用递减等基本性质。

利用动态最优化的 Bellman 方程求解该消费模型,得  $j=1$  时的欧拉方程:

$$[(1+r)/(1+\delta)]E_t[U'(C_{t+1})] = U'(C_t)$$

为了获得具体解的性质,通常采用具体的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ARA):  $U(C_t) = -[\exp(-\gamma C_t)]/\gamma$ ,其中  $\gamma$  是消费品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在 CARA 效用函数假设下,对一阶条件使用二阶 Taylor 逼近可得:  $\Delta C_t = (r-\delta)/\gamma + \gamma\Psi^2 \text{var}_{t-1}(Y_t)/2 + \epsilon_{C,t}$ ,其中  $\text{Var}_t(\cdot)$  表示利用 t 期信息的条件方差, $\epsilon_{C,t}$  是 Taylor 展开误差。

假如  $\gamma$  是正的,那么将来劳动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路径是逐渐增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预防性财富的增长,消费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这种消费逐渐增加的模式同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断言的消费平稳路径出现了偏差,其原因就是“预防性储蓄”的出现。因此,模型中参数  $\gamma\Psi^2/2$  度量了

消费变化对将来收入变化的反应,代表了“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和作用。为此,我们定义“预防性储蓄”指数为:  $PS = \gamma\Psi^2/2$ ,  $PS$  可以度量当期“预防性储蓄”的程度,对此参数的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便可以判断“预防性储蓄”的显著性及其强度估计。

(二)消费模型的 ARCH 结构和参数估计。根据上述消费路径和资产存量的一阶条件,为了求出  $Var_{t-1}(y_t)$ , 我们将其转化为具有 ARCH 结构的 ARMA 模型,以便检验“预防性储蓄”在总量上的显著性。

假设可支配收入满足下述 ARMA(p, q) 方程:

$$\Delta \ln y_t = \alpha_0 + \sum_{i=1}^p \alpha_{1i} \Delta \ln y_{t-i} + \sum_{j=1}^q \alpha_{2j} \epsilon_{1,t-j} \quad (5)$$

$\Delta \ln y_t$  是收入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假设上述残差具有条件异方差结构:

$$h_{1,t} = r_0 + \sum_{i=1}^m r_i \epsilon_{1,t-i}^2 \quad (6)$$

其中  $h_{1,t}$  是条件方差,即:  $h_{1,t} = E_{t-1}(\epsilon_{1,t}^2)$ , 它表示  $Var_{t-1}(y_t)$ , 这时消费品变化为:

$$\Delta \ln c_t = \Psi_0 + (\Psi/2)h_{1,t} + \epsilon_{2,t} \quad (7)$$

仍然假设上述残差  $\epsilon_{2,t}$  具有条件异方差结构,条件方差分别用  $h_{2,t}$  表示。与“预防性储蓄”指数对比,  $\Psi_1$  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决定了“预防性储蓄”在总量上的显著性。

使用区间为 1978 ~ 2003 年的样本数据得到具体估计结果为式(8) ~ 式(11), 括号内数字表示对应参数估计的 t 统计量,可以看出它们在 10% 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Delta \ln y_t = 0.0234 + 0.7828 \Delta \ln y_{t-1} - 0.1888 \Delta \ln y_{t-2} \quad (8)$$

(2.42)    (2.93)                    (-1.97)

$$h_{1,t} = -0.0002 + 1.4789 \epsilon_{1,t-1}^2 + 0.1927 h_{1,t-1} \quad (9)$$

(-1.35)    (1.47)                    (1.39)

$$\Delta \ln c_t = 0.1312 + 0.6999 h_{1,t} \quad (10)$$

(253.31) (4.56)

$$h_{2,t} = 0.0001 + 3.7098 \epsilon_{2,t}^2 \quad (11)$$

(1.99)    (3.01)

图 3 和图 4 给出了模型中 ARCH 项的变化轨迹,从中可以看出收入序列当中的局部异方差性(收入的非确定性)和消费品当中的异方差性。人均收入的波动性特征在 1994 ~ 1997 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消费序列中则在 1990 ~ 1993 年、1994 ~ 1996 年、1997 ~ 2000 年、2001 ~ 2003 年等中国经济转型期若干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反映出未来预期收入当中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同时相对收入而言,农户的消费异方差出现的范围更大且波动程度更深,这表明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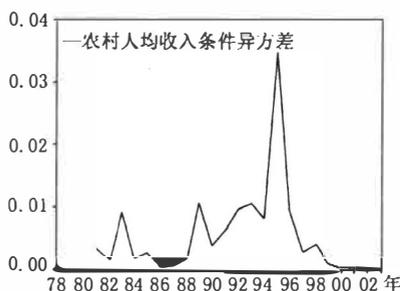


图3 农村人均收入条件异方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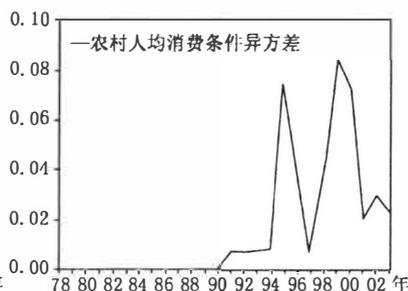


图4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条件异方差

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总量上的存在性是由  $\Psi_1/2$  估计决定的,在上述式(10)估计当中可知:  $PS = \Psi_1/2 = 69.99\%$ ，“预防性储蓄”成分以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目前农户消费上所体现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达到70%左右。

####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1)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利率不能作为经济转型期我国农户消费行为恰当的解释变量,原因在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利率几乎没有弹性,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相印证<sup>[1]</sup>。因为预防性储蓄是居民为了预防消费和收入风险而额外积累的财富,消费者未来收入或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预防性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重就会提高,进而会导致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因此,利率下调与预防性动机增强对消费的作用正好相反,前者的作用将部分或全部被后者的作用抵消。显然,除宏观利率政策的调节作用外,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乱收费的体制因素是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2) 我国农户储蓄行为当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是显著存在的,整个储蓄增加当中大约70%是出自“预防性储蓄”动机,这是同收入不确定性直接关联的预防成分。由于我们仅将消费限定在消费品上,可能还有一些对收入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消费需求没有考虑进来,因此实际的预防性成分可能更大。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使预期收支趋紧,是储蓄意识增强的主要原因。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经济中,农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者,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常常交织在一起,当要素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上涨不确定的情况下,收入也是不确定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收入和消费具有跨年度的特点,本年度大部分时间的消费,依赖上一年的收入和储蓄,在当年的收入不确定时,农户要兼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会保持较低的消费倾向。同时由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加快,个人的负担加重,人们形成长期支出上升的预期,必然影响人们现期和长期消费计划。

(3) 从消费结构上来讲,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67.7%下降

到2003年的45.6%，表明近20多年来，我国农户消费结构的层次有了显著提高，各种家电、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预防性储蓄”动机主要降低了当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这也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总需求下降的主要渠道。由于耐用消费品不仅取决于预期的持久收入，而且取决于信贷提高对当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因此，“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高低也同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约束”有关。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农民消费对利率变化不敏感，证实了目前存在制约他们积极消费行为的“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主要从两个途径造成高储蓄：第一，流动性约束当期存在，它会使居民的消费比他希望的少；第二，尽管当期居民没有外部融资需求，但是他们根据历史信息和现存的金融环境，心理上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存在外部融资困难，在可能的前提下他们要降低现期消费，进行储蓄积累财富。因此，具有预防性动机的储蓄是用来被理性的居民当作“保险储备”以抗御未来的风险和缓解流动性约束，这种自我储备财富缓解困难的行为是在农村特定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决策结果，同时也深刻体现了农村居民面临着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和流动性约束的烙印。如果农村居民在需要获取外部融资支持的时候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强烈，那么消费行为就越保守，而消费行为的保守恰恰是居民对于流动性约束所做出的理性反应。由于我国的农村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尚处于萌芽状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乱涨价、乱收费在进一步强化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同时还增大了产生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农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消费除日常性开支外，还伴有较大数额的一次性集中支出，如升学、择校、生病等等，如果平时没有足够的积累，后果显然是严重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解决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金融体系，发挥原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

(4) 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目前单纯依靠提高名义收入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效果受到了限制。因此，在增加名义收入时，一定要突出持久收入的增加，以减少预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同时，要积极增加贷款消费数量，降低“流动性约束”，以便经济个体能够平滑消费路径，增强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水平。如果能够显著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则能够有效地刺激总需求扩张，促进经济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因此如何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以提高整体的消费倾向是制定鼓励农民消费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变迁是农户高“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根本原因，它是针对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增长不快、收入分配不合理、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缺乏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下的流动性约束的决策结果。Stefan (2002)<sup>[8]</sup> 研究认为尽管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自我储备、非正规借款市场以及非正规集体风险分担机制等应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构建居民保障体系的强烈需求。我国农村居民的储蓄行为中包含着预防性的储蓄动机和对流动

性约束的“自我缓解”,“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途径,而在众多的解决措施中,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还必须有效地缓解农民的不确定性感受,有效地发挥机构(银行、信用社等)和市场的融资功能。

参考文献:

- [1] 申朴,刘康庆.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3,(1):61~67.
- [2] 齐天翔.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研究——兼论不确定与居民储蓄的关系[J]. 经济研究,2000,(9):25~32.
- [3] Gourinchas, Pierre Oliver and Jonathan Parker. The empirical importance of precautionary saving[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01,(91):406~412.
- [4] Lusardi, A.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es[J].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 1998,(88):449~453.
- [5] 杭斌,申春兰.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24~28.

## The Chinese Rural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its Degree of Motivation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1978~2003

ZHOU 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oversensitive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Chinese rural people based on the state space model using the sample during 1978~200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obvious motivation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Then going on estimating the degree of motivation by ARCH model, it concludes that Chinese rural peopl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income, which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demand shortage in rural area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duce the motivation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oversensitive coefficient; precautionary saving; ARCH model

(责任编辑 许波)